



世界经典名著

非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上)

李敏军 译

张国云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〔埃及〕马·台木尔

二路电车 员

沙良总督的姑妈 愿

小耗子 愿

穆特瓦里的大叔 獭

〔埃及〕伊·奥贝德

伊赫桑夫人 獭

〔埃及〕塔·拉辛

教养室 缘

〔埃及〕伊·阿·库杜斯

乞丐罢宴 远

职业的荣誉 缘

〔埃及〕尤·乔海尔

鸦片 苑

我们没有输掉 猿

〔埃及〕艾·台木尔

载胡同二十二号 愿

〔埃及〕舒尔巴吉

二十点的列车 愿

〔埃及〕尤·沙鲁尼

最后一个儿子 愿

〔埃及〕穆海卡尔

遗产 员 范

〔埃及〕苏·法亚德

不谐和音 员 范

二 路 电 车

〔埃及〕马·台木尔

晚上七点钟左右，二路电车从车站开走了。一个姑娘赶上车，走到车厢一个角落坐下；嘴里嚼着口香糖，仔细瞧了一下稀稀落落的几位乘客。她没有戴面纱，瘦瘦的脸上涂着一层廉价的胭脂，但是仍没有盖住她那苍白的脸色。

售票员瞧见了姑娘，就皱着眉头走到她面前：“票……”

姑娘没有理他，只抚平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米拉叶的衣角，拽平了又折叠上，折叠上再抚平，这样，从穆拉衣下面就露出花色暗淡了的、蓝色旧长衫的边缘。

售票员的嗓音原本就挺粗，现在又把语调故意抬高，听来很不客气：

“票！……票！……”

他站在姑娘面前用鄙视的眼光盯着她。可是她却露出一脸媚笑，装作很天真的样子对他说：

“我对你发誓，下一站就下车……”

“天天都这样……总是下一站就下车……我向真主发誓，你要是不下车，我马上把你丢出去……”

“大权在你手里嘛！……你等一下儿，我现在没有零钱！”

“少说废话，要嘛买票，要嘛下车……”

姑娘向乘客扫了一圈，目光停留在一位衣着虽然不怎么

— 员 —



好却很整洁的年轻人身上。他坐在她的对面，手里捧着几本教科书。

姑娘弯腰向他凑过去，一边嚼着糖，一边哀求说：

“你能不能给我六个米里木，先生？”

售票员小声嘟哝道：

“不害羞！少给乘客添麻烦……”

姑娘连头也不回，回答说：

“关你什么事？这位先生愿意借钱给我买票……”

年轻人轻轻一笑，稍微把帽子往前拉了一下，取出六个米里木，买了车票。售票员气冲冲地离去了。姑娘冲他背后冷笑了一声。随后她满脸堆着胜利的微笑，把双肘往座位的靠手上一倚，说：

“神经病！……我敢当着真主发誓，他是个神经病……”

一会儿工夫，姑娘就和青年闲聊起来……

* * *

过去几天了。二路电车开向城堡。晚上六点多钟，电车通过阿兹·马利克大桥，到了布拉克区的中心地带。街道两侧是商店和咖啡屋，橱窗里的彩灯装饰得五颜六色，仿佛在欢迎电车到来。

电车刚在阿布·阿里亚站停下，售票员就跳下车，挤进人群里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他拿着两个馅饼回来；饼是米饭肉丁夹馅，正在冒着热气。他给司机一个，自己留下一个……

电车缓缓地接着向前开去。司机与售票员忙着吃馅饼，连上下车的乘客也顾不上了。只听得刺耳的鸣笛声和电车的轰隆声一阵阵地响，电车一会儿停下，一会儿又顺着道向前进。

— 圆 —



售票员已经吃掉了半个馅饼，这时，他突然担心起来：可千万别让稽查员看见在吃东西。他离开自己的位置，一面咬着饼，一面向头等车里走去。一边走他还一边卖票，收钱，吹哨子，用刺耳的声音报站名。热气腾腾的米饭肉丁馅饼的味道从他那里传到前面去，刺激着乘客的嗅觉。

售票员回到二等车厢。他一眼就看见穿着褪色的米拉叶和花色暗淡的、蓝色旧长衫的姑娘呆在那里……他微微一笑，但是这种微笑简直就是狼呲牙。姑娘对于他这种态度已经见惯了，仍然和以前一样，没有理他。突然她的鼻孔抽动一下，接着就继续贪婪地吸起热馅饼的香味来。

售票员嘴里的馅饼还没嚼完，费劲地吐出一个字来：

“票……”

电车在阿里·伊沙夫站停下。走上来一个背着口袋的农民，他向头等车走去。售票员用轻视的眼光瞟了他一眼，喊道：

“喂，先生，这边！……这边！”

然后售票员走到姑娘跟前，不容分说，对她叫道：

“请！给我下车！……”

可是她的两眼只顾着盯着那个馅饼，不，更确切地说，盯着剩下的那块馅饼……她在思索夹馅的味道，觉得这个人安详地、一口一口嚼着馅饼，不慌不忙地咽下去，这是多么幸福啊……

售票员一声吼叫，把她从梦境里拉回来。

“你耳朵背了吗？……请！给我下车！……”

这时，姑娘看了一眼背口袋的农民。他坐在姑娘对面，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粗布包，把它解开，低下头去数钱。姑娘



满脸堆笑向农民鞠一个躬，问道：

“请问一声，先生，现在几点钟了？”

售票员粗鲁地一把掐住姑娘的瘦肩膀，吆喝道：

“你少纠缠乘客，别不害羞！”

农民放下布包，抬起头来，吃惊地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姑娘重新说了一遍：

“请问，先生，现在几点钟了？”

农民把姑娘上下一打量，一边用长绳捆着自己的粗布包，一边说：

“我不是先生，我也没带表……别找麻烦……”

售票员把姑娘拽到门口，嘴里嘟哝着：

“我当着真主发誓，你要是下一站还不下车，我非把你踢出去不可！”

姑娘扶着电车上的拉手，对售票员陪着笑脸，想博得他的同情心：

“我发誓，一定给钱……”

电车慢下来，就要到达市效火车站了。但是售票员没等电车停稳，就把姑娘一把扔了出去，她哎哟一声摔倒在马路上。

看热闹的人把姑娘团团包围，七嘴八舌地嚷着……人越来越多。有一个人放心地说：

“没摔坏……没摔坏……”

姑娘马上就站了起来，一只手扶着一个男人的胳膊。有个小贩冲着售票员喊道：

“你对一个姑娘耍威风，也不害羞？！”

— 源 —



另一个人对姑娘说：

“你应当找警察去告发他……”

一个女人从人群旁走过，堂而皇之地朝电车走去。她一眼就识别了这个姑娘，幸灾乐祸地说：

“活该！”说着就上车了。

姑娘站在那里拍着米拉叶上的灰尘。从她的动作中知道，她已经很疲倦，要不是有个男人扶着她，也许还要摔倒。这个男人十分关心地问她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整整一天没吃过东西了……”

电车开走了。售票员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观望着事情的发展，仔细听人们对这桩事情的讨论，他自己也不说一句话，机械地吃着馅饼……当他听到姑娘说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就看了看剩下的馅饼，不再吃了。

下班了，售票员顺着穆罕默德·阿里大街走去，然后拐进阿里·穆纳沙拉街，走进一家咖啡厅；他每到休息总是到这里来打发时间。他找了一张小桌坐下，要了一杯咖啡和一袋水烟。

喝咖啡时，他一边慢慢抽着烟，一边混乱地思考：说真的，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对那个姑娘这样残酷呢？她为什么要推她？她是不是摔坏了？她为什么不去叫警察呢？

姑娘的形象重现在他眼前。她天真地看着他，苦苦哀求：“我发誓，一定给钱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……他一幕幕地回想起和她相遇的过程：他看见姑娘正摆弄着米拉叶的衣角，拽平了又折，折了又拽平，瞧见她那件花色暗淡的蓝色长衫，她那苗条而带着青春活力的身

— 缘 —



材，以及好像涂了眉黛的眼睛……

突然有人摇晃他的肩膀。回头一瞧，原来是熟人富尔古里。富尔古里在身旁找一个座位坐下，同往常一样，神气十足。

他问：

“把你今天遇到事谈谈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听说你与一个不要脸的野鸡吵闹起来了。”

“哎！这不值得一谈！”

“据说救护车把她送走了。”

售票员紧握富尔古里的手，问：

“真的救护车把她送走了吗？唉呀，这么严重！”

“这是她自作自受……一点不错。你给她的教训可不轻啊……”

说到这时，富尔古里恬不知耻地大声狂笑起来，紧接着又讨厌地咳嗽了几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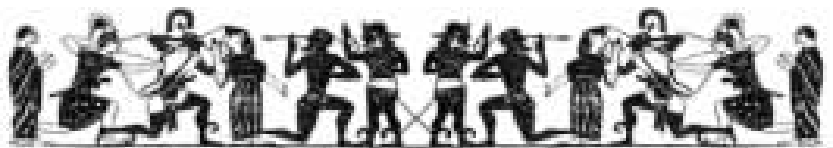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富尔古里与售票员哈纳菲的一伙好友走进咖啡厅来，要同他俩打牌。

* * *

售票员跟朋友们在咖啡厅一直呆到半夜。他的两只脚累得抬不动了，慢悠悠地往回走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生气地唠叨着。今天打牌运气不好，输了，却又不想走，总想捞回来，结果不但没捞回来，反倒多输了一倍。

售票员走到二楼。他的房间又灰暗又凄凉。他饿得肚子咕咕直叫，就点着煤气灯，拎着灯到屋里各角落照了照，打算找一点吃的。最后在一个屋角找到饭锅，揭开锅盖嗅嗅，

— 远 —



随后瞧瞧好像因为不生火而蜷缩成一团的冷冰冰的小炉子……没法子，只好和每天晚上一样生火，慢慢等着饭热……但是他马上将锅盖一扔，嘟哝地说：

“闻着都想吐……怎么能吃呢！”

他开始狠狠地祖骂乌姆·易卜拉欣老太婆，这个老太婆是他用少得可怜的几个钱雇来服侍他的。

他脱下衣服，往椅子上一投，穿上一件衬衫，一头躺到床上……他闭上眼睛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：往事忽然浮现他的心头。自从他的妻子死后，就经常过这种烦心日子。想到这里他不住地长吁短叹，可是由于累乏极了，终于进入了梦乡……

* * *

一觉睡醒过来，他坐在床边，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一个呵欠。接着脸上绽露出微笑，发出了快活而爽朗的笑声……这时他的想象力非常旺盛，他想到了刚才作的美梦！

哈纳菲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看一下饭锅……不大一会儿工夫，炉子里的火着起来了，满屋都是饭菜的味道……吃完饭，他揩了好久胡子，接着点着一支香烟，走到窗前，一边吐着烟圈，一边瞻望街景……他的眼光落到对面的窗上。他脑海忽然浮现出一个还穿着睡袍的少妇在收拾房间的场面……他看见少妇把一只瓦罐摆在窗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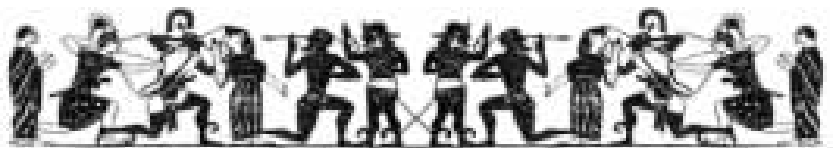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哈纳菲离开窗口，看看表，赶忙穿上制服。

穿好制服，他急忙地朝门口走去，刚把门打开，就看见乌姆·易卜拉欣正要进来。老太太道了声好：

“早上好，哈纳菲先生……”

他仔细看了老太婆一眼，说：

— 苑 —



“不好，乌姆·易卜拉欣！”

“不安？哎哟，求真主快保佑我们吧！”

“不安……当然不安。工作不顺心，事情也不顺利……”

“以前我可没有听见你说过这种话。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就不会把罐子摆在窗台上，让水凉一凉吗？”

“有一次瓦罐落下去打在过路人的头上，你就不让我再往窗台上放吗？”

你总是颠三倒四的，我没有说过的话，总往我身上扯。”

这时，哈纳菲发现自己的衣服上衣上的钮扣掉了，又埋怨道

“你看，连我的制服都没人管啦……这太不像话……好了，下一次你不要到我这儿来了……听见了吗？……不要来了！……

他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了楼梯。哈纳菲这回可动了真感情了。

* * *

这一天他接的是八路电车的班。

时间不停地流失，八路军在阿勒阿塔巴与舒布拉区之间往返行驶着。哈纳菲忙得一刻也不清闲，一会儿上头等车，一会儿到二等车，一会儿又来到司机室。

他手里举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夹着各段路线的车票。他用一段铅笔头敲打木板，高声吆喝着：“票……买票啦……”

电车驶到舒布拉效区。哈纳菲靠着车厢，向四处眺望；微风从泛青的田野上吹来，带着一股芳香。他犹如大梦初醒，忽然问起自己：“是真的让救护车把她接走了吗？……”

* * *

— 愿 —



又过去了几天。哈纳菲换了好几条线路，可是最终还是回到二路电车上来。

晚上九点多钟。他在车上给乘客找零钱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米拉叶的姑娘……他看了看她，觉得自己的双手在颤抖。

姑娘也看见了哈纳菲，脸色立刻苍白了。他不高兴地唠叨着，向姑娘走来。姑娘没有别的办法，想要冲出车门，在行车中跳到马路上去。可是售票员一把拽回了姑娘的米拉叶，叫道：

“你疯了？等电车停了再下……”

姑娘回到原先的座位上。

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她说。

“没想到，这句话倒把售票员惹急了：

“你这个人软硬不吃。为什么你总找这辆车的麻烦？咱们俩有什么冤仇，总是与我过不去？……”

一位乘客也插进嘴来，他记得这个姑娘从电车上摔下去被救护车送走的那件事，这时他问售票员：

“你当初为什么不叫警察呢？”

“好主意，我要是找到警察，不就没事了吗。”

哈纳菲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。他售完票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脸上露出满腹心事的表情。

电车要到站的时候，速度慢下来了。突然稽查员跳上车来，开始查票。哈纳菲不慌不忙地走到姑娘身边，把一张票塞进她手里，然后漫不经心地往前走……

车到了终点站城堡，电车往回开。但是姑娘没有下车。她悄悄地看着售票员，好像在问自己：“他为什么不把我送



到警察局去呢？”

售票员卖完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他进入了沉思……

姑娘突然看见售票员带着笑脸向她走过来。她连忙说：

“下站我就下车……”

他没有答话，站在她身旁，耽搁了一会儿。接着姑娘听见他轻轻地，好像自言自语地问道：

“你在哪住？”

“你问我住在哪儿干什么，要上警察局告我去吗？”

“你有家没有？”

“我独自一个人……”

他们又沉默不语。售票员走回自己的位置，拿票给乘客，然后又回到姑娘身旁。她打破沉默：

“你的工作真够累的……是不是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我们从早到晚不得空闲。不是在车上走来走去，就是站着不动……我们当售票员的两条腿可真累。”

“但愿真主保佑你们……”

“如果一个人偶而发了一顿脾气，以后能不能谅解他？”

“当然能……”

“干一天活，累得半死，回到家里，既吃不上可口的饭，又没有一张舒适的床，你说这种生活好吗？”

“你家住在哪儿？”

“在阿里·穆纳沙拉街……”

“有家人吗？”

“我就一个人……老婆孩子都没有。”

车上新上来几个乘客，哈纳菲又去卖票。他的工作真累。他从一个乘客走到另一个乘客面前，一走就是好久。他



双手机械地扯票，递给乘客，把钱装进钱袋里……他不时使劲吹几下口哨不知是求助呢，还是累得深深地喘气。姑娘的眼光一直没离开过售票员。

电车刚到阿布·阿里亚站，哈纳菲就跑下车去，跑进一家铺子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他举着一个米饭肉丁馅饼回来……上了车，从姑娘身旁走过时，一声不响，把馅饼递给了她。

姑娘吃惊地望了望他，可是他并没有停下来，又卖票去了……当他们的眼光再相遇的时候，相互都笑了。

哈纳菲下班了。他把钱袋递给下一班，顺着穆罕默德·阿里大街向阿里·穆纳沙拉街走去……可是似乎后面有什么东西牵引着他，必须回头看一下不可。他回头瞧了一下，就接着往前走，但是这时已经满脸堆笑了……

走进自己家在那条街时，他留神听了听：后面有人在跟着。

经过一家熟悉的咖啡厅，他加快了脚步，以免被在咖啡厅里喝茶的朋友碰见。

哈纳菲终于来到了家门口……他在门口站住，等待后面的人走上来……



沙良总督的姑妈

〔埃及〕马·台木尔

在首都各晚报每日刊登治丧启事的专栏中，今天登出了黑框的巨幅消息。消息说：

“哀启！虔诚的、正直的、慈善的夫人，尊贵的穆罕默德·沙良总督阁下（退任的政府官员、丰功伟绩闻名于世的显要人物）的姑妈，不幸于昨天仙逝。夫人身得不治之症，名医束手，最后寿终在查尔吉本宅庄园。送殡行列定于明天上午十时从车站出发：灵车将于九点半开到车站。鉴于死者和她的侄儿的身份，预计将有很多显贵人士参加送殡。”

克玛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围坐在“琼第”咖啡馆的桌边，他们常来这里抽水烟、喝咖啡。他买了一份报纸，仔细阅读了这条触目的消息，然后纵声大笑，对所有在场的人说：

“朋友们！看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！”

大家都惊愕地看着他。克玛里又嘲笑地加上一句：

“沙良总督的姑妈逝世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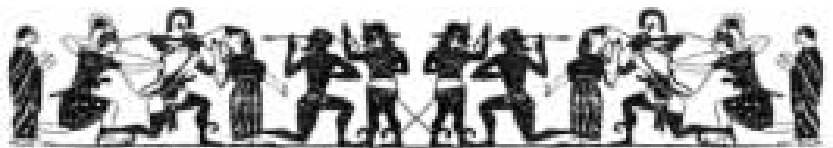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位交谈的人惊讶地问道：

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

“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关这位姑妈的事情。也许是她刚一出世，死神就把她捉回去了。”

他又狂笑起来。一位朋友对克玛里说：

— 100 —



“我曾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妈的事情。”

“那才是怪事呢！”

“当然你会感到奇怪，因为她的存在对大家是保密的。沙良总督竭力使别人不清楚关于他的姑妈的事情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干呢？”

“他害怕家丑外扬。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位贫穷姑妈，几乎靠讨饭过日子，住在查尔吉附近一间东倒西歪的草棚里。”

大家惊讶地听着雷法特先生的话，克玛里先生却说：

“由此看来，报上报导的死者寿终正寝的庄园，难道是谎称的不成？”

“当然是捏造的。沙良总督知道他的姑妈的遭遇，也知道她生活困难，贫困到了极点，但是他丝毫不动于衷。我从可靠方面得悉，最近几年内他通过管家一共只给过她五十个皮亚斯特。”

“沙良总督否认他和她有血源关系，然而这位穷妇人则相反，她拼命扯住这种关系，以便求他帮助。总督想起这位亲戚就感到厌烦。她是唯一知道他的贫穷的过去的人：那时他穿着粗蓝布衬衫，戴着顶粗毡帽，放牧牲畜；有时头上顶着盛食品的盘子，给在田里耕作的父亲送饭。”

“真是怪事！雷法特先生！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些事情的？”

“我从养育过沙良总督的那家人的嘴里听来的。这家的家长，是一个崇高而慷慨的人。他认领了沙良，送他和自己了孩子们一起上开罗小学，接济他学费，一直到小学毕业。后来沙良没有能力升入中学，他又帮他找到一个政府机关的



工作。沙良刚在工作岗位上站稳脚眼，见到前途无量，他就从一个虚心听话的少年变成刚愎自傲的人了。他的运气很不错，很快就爬上了高位，而且变得更骄傲了。他的性格与志趣完全暴露了无疑。他忘记了过去的所有事情，甚至忘记了那个曾养育过他的恩人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沙良是忘恩负义的，现在还往往如此。我们深懂这个人的性格，因此我听到您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情，并不感到惊讶。”

“难道除了这个穷姑妈以外，他就没有任何的亲戚了吗？”

“她是唯一的亲戚。他讨厌姑妈，不愿认她，其秘密就在于此。”

“但是他到底还是认她了。”

“是的，只是在她死后才认她。”

“他认她的意义又何在呢？这真是太古怪了。”

“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在她生前，他连一文钱也不会给她，可是她死后，他却为她花了许多钱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是想赢得虚名；他一生就是热衷于追逐名利，并以此为唯一乐事的。难道这种隆重的丧礼与盛大的出殡，不是一种炫耀自己的手段么？难道国内名人、贵族和政府高官亲临吊唁，向总督表示哀悼之痛，为他分忧，这不是值得羡慕的么？”

克玛里先生笑起来了：

“简直是疯了！假如不是有别的事耽搁，我真想参加这次丧礼，瞧一瞧那里的趣事。”

“这是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也知道这个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同你一样。”

— 源 —

